

孤独的你

너무도 쓸쓸한 당신



[韩]朴婉绪 著 朴善姬 何彤梅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孤独的你

너무도 쓸쓸한 당신

[韩]朴婉绪 著 朴善姬 何彤梅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孤独的你/[韩]朴婉绪著;朴善姬,何彤梅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5

ISBN 7-5327-3951-1

I. 孤... II. ①朴... ②朴... ③何...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韩国—现代 IV. I312.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9807 号

박완서

너무도 쓸쓸한 당신

창작과 비평사

1998년 12월

本书由韩国文学翻译院支援刊行

图字: 09-2004-410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孤独的你

[韩]朴婉绪 著

朴善姬 何彤梅 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75 插页 2 字数 155,000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100 册

ISBN 7-5327-3951-1/I·2199

定价: 1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56727956)

朴婉绪是韩国当代著名的女作家，创作和发表了近三十部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并多次获得韩国的各种文学奖。

《孤独的你》是一部不同于其他作品的短篇小说集，其中大部分描述了老年人的喜、怒、哀、乐，它能把读者深深地吸引，并且非常享受地读完它。这些小说烫得让人难以忍受，但又暖得让人爱不释手。年轻人的爱是滚烫的，老人的爱是暖暖的。所以，小说不仅让老年人喜欢，更让年轻人喜欢。读者们通过这部小说集能够领略当今韩国老年人的生活，同时了解韩国的社会和风土人情。

朴婉绪，女，1931年出生于韩国京畿道开风，毕业于淑明女子高中，1950年考入汉城大学国文系，后因“六·二五”战争中断学业。四十岁时参加韩国《女性东亚》杂志社主办的长篇小说大赛，作品《裸木》被入选。至今已发表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散文集、随笔集等各种能代表韩国现代文学的作品近三十部，并获得各种奖项：1980年获得韩国文学家奖；1981年获得李箱文学家奖；1990年获得大韩民国文学奖；1991年获得离散文学奖；1993年获得中央文化大奖及现代文学奖；1994年获得同仁文学奖；1997年获得茶山文学奖。

责任编辑：袁松月

装帧设计：胡枫

上海译文出版社

网址：www.yiwen.com.cn

.....目录

- 1 领略韩国老年人的生活
- 5 难以忍受的秘密
- 31 她的家
- 55 戏球的女人
- 81 当无聊的电影结束时
- 103 虚幻的蝴蝶
- 143 我的冤家对头
- 149 J-1 签证
- 181 孤独的你
- 215 花刺
- 245 枯花

领略韩国老年人的生活



《孤独的你》是朴婉绪的第七部短篇小说集。主要描述了老年人的喜、怒、哀、乐。正像作家在序言里写的那样，这部作品不同于其他的作品，她在重新审稿时，竟被自己的作品所吸引，并非常享受地读完了它。

朴婉绪的小说如同费了很多工夫的料理，如拌饭、手擀面一样，是一道精美的佳肴，如果作家没有牺牲精神，或者不沉浸在孤独中是难以做出“佳肴”的。做出“佳肴”需要忘却时间，当然也能够让享受的人得到喜悦。因此，长时间守在厨房里的人是既不幸又幸福的人。而人们在不幸或者幸福的时候都会去读她的小说。读了她的小说给人一种充实感，之后悲伤便逃遁得无影无踪，喜悦变得无比谦逊。

如今，作者曾经那么惧怕的“老”正与她相伴，但是她似乎毫无怯意。她在小说集的“序言”里写道：“年纪大了还能幸福的理

由就是年轮,就是知道苦和不如意的滋味,我想坦率地承认而不想隐藏我的年轮。”固执地与“老”作对,只会招致停滞不前甚至退步,而敢于面对老,却能成熟和超越自我。人们和自己的年龄和睦相处时给人以美感。

朴婉绪和她的小说恰似相伴一起的划年轮的朋友。她的小说常常烫得让人难以忍受,但又暖得让人爱不释手。年轻人的爱是滚烫的,老人的爱是暖暖的。年轻人因喜欢而爱,老年人因孤独而爱。因此年轻人容易被自己和别人所吸引,而老年人则容易被与自己相似的人所吸引。年轻人分享的是热情,老年人分享的是怜悯。热情有时会让人后悔,但怜悯却能给人以安慰。朴婉绪的小说就是对这种暖暖的爱的赞歌。

当然,老年人的身体让人感觉到的不是“甜蜜”而是“苦涩和不便”。生过很多孩子的母亲,她的肚子“连镜子也不能让它看到”般悲惨。一辈子为了那份家长的责任而任劳任怨的父亲们的身体又是“大腿上所剩无几的肉就像水袋一样耷拉着,凸起的膝盖下只剩几根汗毛的小腿像木棍一样干巴巴”,让人厌恶。

但即便是这种老朽的身体,他们也充满热情地拥抱生活。在《枯花》中“我”因为赵博士而变得像乒乓球一样有弹力和敏捷正是这种表现。没有了幻想和浪漫的爱情很凄凉。但那种爱情中有“共同经历了一同生孩子、养孩子的本能的时间”的信赖和安详。比爱强烈的是恨,比恨强烈的是怜悯。怜悯使老年人不

仅作为男人和女人相处,更作为一个人使他们相知相伴。需要爱情时爱情不一定在身边,但怜悯一定会相伴左右。有了这种怜悯才能像“抚摸老家具”似的抚摸对方的身体。人们因为有怜悯会减少对老的恐惧,有怜悯会看到真正美丽的夕阳。时间难以拥有,却容易逝去。因此黄昏岁月不应该像人生的“附录”,而更该像“正文”。

朴婉绪的小说没有刻意去形成风格,她娓娓道来的每一句话都能叩开人们的心扉。用这些话她又表白着另一种爱。爱的形成不是爱。与爱相反存在的是爱的本质,与爱的对立面混在一起产生化学反应的是“本色的爱”。作者心灵深处有爱,但是使爱变为钻石的是愤怒、怜悯等记忆。

小说的表现力量来自于不轻松的人生重量,但是对沉重人生的描绘并无生活的沉重,反而与文章的轻松紧密联系在一起,举重若轻。在朴婉绪的笔尖所触及的地方,社会的虚伪和约定俗成被推翻,她用笔毫不留情地揭发了人和社会的贪欲,同时也不忘记纷繁复杂地与之缠绕在一起的社会的作用。为了追逐富足和舒适的生活,一路狂奔过来的人们的生活是怎样被扭曲,他们失去了什么,最终剩下的是什么?

相信读者们通过这部小说集能够领略韩国老年人的生活,进而了解韩国的社会、风土人情,也为安度自己的晚年得到一些启迪。

朴善姬

难以忍受的秘密



等待了太久，太久……是等待黎明吗？灰蒙蒙的薄雾丝毫没有散去的意思。是等待日出吗？夏英当初住进这家饭店时脑子里根本没有看日出这样的想法。拿房间钥匙时，小姐说这是能够看到东海日出的房间。听到这番话本应心存感激，但夏英却没有什么想法，东海日出这样的话已经不能让她产生任何联想。她一睁眼就横卧在那儿直盯着窗外，想必还是因为那个缘故吧。

天空如同在浑水里放了许多墨，阴沉、昏暗。天空和大海相连望不到水平线。离水平线似乎很高的地方，天空好像突然被划开了一道红色的裂痕，但是没有光，只像个马上要流出血的伤口，丝毫没有驱散灰蒙蒙的晨雾。但正因为这样，夏英才明白不是天没有亮，而是天太阴、太阴……

她像一个老人蹒跚着走到窗前，进入眼帘的是蜿蜒的海岸

线和空旷的沙滩。这是夏天经常出现在电视画面里的有名的海水浴场。正午的炎热不亚于三伏天,但海边却整洁、宁静。她被这渺无人迹的寂静所吸引,于是匆匆穿上衣服走了出去。

酒店的玄关背对着大海,透过玻璃门就能看到葱郁的竹林映衬着盛开的百日红,夏英感到心头一惊,是因为阴沉的天气吗?一团团猩红的颜色触目惊心,她仿佛觉得映入眼帘的红色随即变成了不懂事的女孩们肆无忌惮的笑声。“到底想要干什么,到底……”她在嘟哝着,但那只是在调节呼吸,并无其他意思。她不喜欢不懂事的年龄,不喜欢那个年龄的无可奈何,准确地说,惧怕那种无可奈何。

一段下坡路通向海边。因为路的两边长满了茂密的树,路上洒满了似清晨又似黄昏般的宁静的黑暗。路转了一个大弯,迎面就是大海,海边依然没有人迹。她沿着林立的生鱼片店往海岸线的方向走去。每家生鱼片店都紧锁大门,但水槽中的鱼儿们仍有气无力地游弋着,似乎没有停业。眼睁睁地看着近在咫尺、充满生机的大海,关在水槽里的鱼儿们会是怎样的心情?它们冰冷的心也会有感情吗?……现在是几点啦?

夏英断断续续地想着,漫步在海岸线上。她避开海浪拍打过的地方,选了似乎已经干了的沙滩走,但是迈开脚步时渗进鞋里的沙子还是又湿又硬。

夏英看见远处聚着一群人,他们似乎在看什么,不像是外地

人,如果是游客应该穿得很花哨,但他们不同,看起来就像这里的一处沉闷、潮湿而又忧郁的风景。夏英虽然担心自己的装扮太扎眼,但仍无法控制好奇心,一步一步地靠近那里。她感觉心脏快要被挤破了,所以把一只手放在左边胸口上——她经常稍一紧张就这个样。

她终于知道了人们在看什么——原来人群中间躺着一个人,夏英马上明白是死了人。那人的上半身用报纸之类的东西胡乱地盖着,所以看不到脸。夏英想,如果是活人,不会有这样的“待遇”。尸体穿着白色的旅游鞋,看到这双鞋,她不禁打了个寒颤,推开人群冲到了前面,一步步走到尸体的旁边。她弯下腰一下子抱住了一只穿着旅游鞋的脚。人群一阵骚动,但夏英无所顾忌。穿着旅游鞋的脚潮湿、冰冷而又沉重,鞋只是湿乎乎的,但夏英却感觉是水淋淋的。盘踞在她的内心深处、像毛细血管一样遍布全身的恐惧似乎齐刷刷地在向白色旅游鞋奔袭过来。她攥着旅游鞋瘫倒在地,任由哭声淹没自己。她开始放声大哭,听着自己凄婉的哭声,她觉得自己更加可怜和更加可怕,然而她还是没有忘记注意围观的人群对眼前事态的猜测和议论。

“是谁呢?是春植认识的人吗?”

“像是个外地人,春植怎么会认识呢?即使是认识,也不能哭得这么撕心裂肺。”

“谁知识呢？是有书信往来吧，和岁数那么大的女人根本说不通。等春植家的人来了就知道了。”

“说一千道一万还是春植妈可怜。傻小子，以前也知道他没什么本事，但没想到竟这么狠心，即使心再狠，想到为他活着的老娘，怎么能吃得下药呢？就算吃也别吃那么多，那不就能救过来了吗？没有本事也不要愚蠢到这个地步呀。”

“可能事事不如意就有了悲观情绪吧。”

“但他又不是到了四十或者五十的年纪，才二十岁，能经历过多少事情？”

“你怎么知道他没经历过什么事情，那可不能想当然……”

夏英与其说是在哭不如说是在发作，过了一会儿，哭声像断了弦的乐器声，渐渐沉寂下来了。她明白了自己哀悼的人不是溺死、而是服毒自杀之后，就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抬起了头。她的头发是散乱的，嘴边沾满了沙子，但是却没有泪痕。看到她白净干枯的脸，人们不禁喊出了声：

“哎呀，是不是疯子？难怪。”

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群一下子向夏英要去的方向打开了一个通道。正在此时，被人搀扶着的哭天抢地的春植妈赶了过来。人们很快把夏英给忘了，否则，围观的人群中一定会有人期待着另外的“表演”，然后一边煽风点火一边跟过来的。是雾气沉沉的天气的缘故吗？住在海边本该生性豪爽的人们，却都流露出

压抑、郁闷的神情，还好像特别热衷于看热闹。夏英没有回头看，也不着急，就像什么事儿也没发生过，悄然离去了。她听到了一阵刺耳的鸣笛声，抬头一看，警车和急救车几乎同时到达了现场。她加快了脚步穿过沙滩踏上了生鱼片店前的人行道。虽然在此之前她并没有什么危机感，但脚一落到坚硬的水泥地上，她还是舒了一口气，好似摆脱了危机。但那也只是暂时的，她想躲藏起来，不管是什么地方。

生鱼片店的门被拉开了，女主人从里屋走了出来，丰满的胸脯几乎要撑破T恤衫，她一边打哈欠一边说“请进”。看样子不是停业，而是没有客人——这是顾客很少光顾的时间。有一股腥味刺激着夏英的空腹，它不同于弥漫在外面空气中的海的味道，她的肚子不听使唤地发出了“咕噜”声，那声音阴险而笨重。早已不新鲜的鱼，还有辣椒酱与酱油混在一起的味道像幻觉，十分夸张，马上让人口里生津。但那是饥饿还是反胃，她自己都说不清楚，只是觉得应该忍住。

“要吃饭吗？”

女主人的表情似乎在说她什么也不想卖。透过门缝，夏英看到了男人肥大的后脑勺和电视的画面。谈笑风生的笑星们、骨瘦如柴满身是苍蝇的非洲孩子、紧贴着泛着油光的身体并像狗一样互相舔着的西方男女快速闪过，终于出现了宋海主持的歌手大赛的画面。那画面的背景也是像通俗风景画一样明亮的

湛蓝的大海。

“先来点喝的。”夏英似乎很抱歉地嘟囔着。

“那也不错，现在吃早饭还有点儿早。我们家不做早餐。”

“我觉得也是，没关系。”

说完了，夏英觉得老板所说的不做其实是不卖的意思，并不是指他们不吃早餐，所以也就“吃吃”地笑了。女主人的态度变得热情了。

“上二楼吗？我家二楼风景美极了，一边能看到大海，另一边能看到湖。”

往二楼去的楼梯上铺着污渍斑斑的地毯，夏英小心翼翼地跟女主人上了楼。还算宽敞的二楼空荡荡的，不是因为景色好，而是因为他们能够单独待着，哪怕是暂时的，所以夏英觉得很称心。前面有个摆满酒水的陈列柜，女主人看到夏英不看风景，全神贯注地看陈列柜，便像发慈悲似的对她说：

“不喝什么也没关系，马上就中午了。对了，给您来杯咖啡怎么样？免费的。”

“不，给我来瓶白酒吧。”

从肚子发出“咕噜”声开始，夏英使劲在忍着，不是忍着饥饿感或是呕吐的感觉，而是对白酒急切的渴望。

只有空腹喝下去的白酒才能在她的心里生长出一棵开满花的树，才能够产生奇迹。